

惊悚文丛



Ghost Stories

冰冷的拥抱

张伟红 周瑞华 译

The cold embrace

海燕出版社

惊悚文丛



Ghost Stories

冰冷的拥抱

张伟红 周瑞华 译

The cold embrace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冷的拥抱 / (英)詹姆斯等著;张伟红,周瑞华译. — 郑州:海燕出版社,2001. 1

(惊悚文丛/张伟红主编)

ISBN 7 - 5350 - 2001 - 1

I. 冰... II. ①詹... ②张... ③周...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 近代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641 号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胜岗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3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7 - 5350 - 2001 - 1 / I. 561

定价:13.00 元

译者序

“鬼故事”的历史大概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关于“鬼”的故事，而他们的神话中也少了“冥府”。几千年来，关于“鬼”的民间故事及文人创作一直是世界文化的组成之一，而人们对它们的阅读兴趣也一直长盛不衰。中国最著名的大概就是《聊斋志异》了。

《不列颠百科全书》对“鬼”有如下的解释：“死者的灵魂或幽灵，通常认为住在阴间而能以某种形式重返人间。……传统所说的‘显灵’包括鬼魂幻象、物件易位或出现怪光等视觉怪异，以及无人的笑声、叫声、脚步声、铃声、乐器自然发声等听觉怪异。鬼怪故事在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中都很流行。讲鬼说怪，故事离奇而令人毛骨悚然，常常因黑暗或雷雨天气而加重其恐怖气氛，然而这却是许多人所喜闻乐见的消遣方式，尤以儿童更爱听鬼故事。”读者将会看到，所有这些描述在下面的故事中都能见到。

这里收集的是一个世纪以前欧美的鬼怪故事。创作鬼怪故事似乎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很多著名的作家参与了鬼怪故事的创作。这些人由于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善于制造悬念及恐怖气氛，因而与民间故事相比，他们的作品的可读性要强得多。

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而

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是无名的恐惧。这些鬼怪故事证实了这种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阅读恐怖故事可以解除或缓解人们心中的恐惧。而且，当读者看到故事中的人物身陷困境，而自己的生活如此安逸，便会更加珍惜生命，更好地享受生活。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人们喜欢从恐惧中得到乐趣，与人们如此喜欢阅读鬼怪小说，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人们知道自己处在安全无虞的环境中时，恐惧之感就会成为一种让人仔细享受和品味安全的乐趣。”

本丛书所收集的故事都属上乘之作，而且鲜有中文译本。建议读者在夜深人静时细细地品味，然后——祝你做个好梦。

冰冷的

拥抱

目 录

金属版画	1
猴爪	13
双重影子	31
马斯拉夫堡	55
黑水潭	77
托马斯院长的宝藏	107
麦克菲尔神甫的故事	131
老法官的鬼魂	145
冰冷的拥抱	167
鬼宅奇案	181

金属版画

罗·詹姆斯



有

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威廉到处为剑桥大学的博物馆收购文物,就在那期间,发生了一件怪事。虽然他只对很少几个朋友讲过,但它还是像插了翅膀似的传到了很多人耳朵里。那么,我也就不妨让更多的人听听这个故事。

此事得从一位名叫布里奈尔的人说起。此人对文物很有研究,还出了些关于雕刻方面的书。威廉对这些毫无兴趣,因为他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不比布里奈尔差多少。他倒希望布里奈尔能弄些稀罕的文物让他见识见识。

二月的一天,威廉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书,是布里奈尔寄来的,旁边还有一个便条,内容如下:

亲爱的威廉先生:

请翻阅一下本书中介绍的第九百七十八号文物,如有兴趣,我们将会送去实物。

您忠诚的布里奈尔

威廉翻开书,找到了对第九百七十八号文物的如下



介绍：有趣的金属版画；本世纪早期一座庄园；长十五英寸，宽十英寸；黑框；售价四十二先令。

威廉觉得这个文物没什么引人之处，而且价钱又定得高。但是，精明的布里奈尔既然推荐了它，威廉认为有必要看一看，便写信要求寄来实物。

包裹晚到两天，周六下午到的。那时威廉已下班回家。因为担心事情关系重大，不能耽误，助手就将包裹送到了威廉的住处。

关于该文物，布里奈尔先生寄来的书已作过介绍，但我还需要补充一点。它和老旅店的会客室或者已被废弃的别墅的走廊里挂的金属版画差不多，外形也不怎么好。画中的房屋有三排窗户，中间有一小扇门。房子两边有树，房前是一块面积相当大的草坪。画的边缘上写着“雕刻者：AWF”，别的什么也没有。看样子是业余作者的作品。威廉有些奇怪：布里奈尔送这样一幅画的用意是什么？他翻来覆去地看，发现画后面有个纸签，上面有两行字，左边的一部分已经磨损。右边第一行是什么格雷庄园，第二行是什么色斯。“或许有必要找一本地名索引表查一下这个地方，然后把它还给布里奈尔。”威廉这样想。

天黑了，威廉点着一支蜡烛，给刚才一块儿打高尔夫球的朋友们泡上茶。他们边喝边聊。其中有位宾克教授，他拿起那个金属版画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威廉？”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威廉边说边走到书架前去找地名索引表。“瞧瞧背面，上面写着什么庄园，在苏色斯，或者在埃色斯，名字的一半儿没了。你不会正巧知道吧？”

“这是从那个叫布里奈尔的家伙那儿弄来的，是不是？”宾克问，“是为博物馆买的？”

“如果价钱是五先令，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威廉说，“但天知道什么原因他竟要四十二先令。这是一幅不怎么样的金属版画，上面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我也认为不值四十二先令，但我觉得它还算不错，月光处理得还可以，我好像还看到些人影儿，至少是一个，就在这边上。”宾克审视着金属版画说。

“让我看看。人影在哪儿？啊，在这儿，是的，就在这顶部。”威廉很高兴地说。

确实，好像只有一滴墨汁大小，就在金属版画的最边上，那是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的头。威廉先前没认真看，也就没注意到。

“虽然它比我想的要好，但我还是不愿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我不知道地方的金属版画。”威廉说。

宾克教授还有事，说了一会儿话就告辞了。威廉快去上课时还在看他的画：“如果只漏掉一两个字，查起来会容易些，可这么多以‘色斯’结尾的地方，这本破索引表后面又没了，可怎么办呢？”

课很快上完了，同事们又聚在一块儿：打高尔夫球，



打牌，抽烟。威廉玩了一会儿，休息时随手把那个金属版画递给旁边一位对艺术品颇有兴趣的人，并告诉他它的卖主。

那位先生拿着看了看，然后兴致很高地说：“威廉，这东西真不错。它带有些浪漫主义色彩，月光处理得很巧妙，人影儿虽然看起来有些怪，但给人印象很深。”

“是吗？”威廉当时正忙着招呼朋友，没有再过去看，只是随口应了一声。

天晚了，客人们都走了。威廉处理了一些文件，熄了灯准备睡觉。突然间他吓了一跳，那幅版画上，在那座不知名的房屋前的草坪中间，有一个人，面朝房屋趴着，穿着件黑袍子，背上有个十字架。而这些，下午五点钟前他还没发现。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当时的情景，那么还是把威廉当时的举动告诉诸位吧。他拿着金属版画的两个角，穿过走廊，来到另一间房子里，把它放到一个桌子的抽屉里，上了锁，又锁上房门，然后回到卧室。睡觉前，他写下了刚才关于那幅画的新发现。

威廉很晚才睡着。他不由想起下午那个看画的朋友的话，他当时一定看出来了，要不，威廉几乎不会相信画面上的人的出现，而要怀疑自己的眼睛或脑子出了问题。他明天要干两件事，一是查明这所房子的有关情况，二是邀请邻居尼斯特过来吃早饭并且共同研究一下。尼



斯特九点半过来时，威廉刚刚起床。吃饭时，尼斯特只字未提金属版画的事。但我们可以猜想出谈话的方向。从高尔夫球到垒球，又从垒球到高尔夫球。在此过程中，威廉可急坏了，画儿才是他真想和尼斯特谈论的呀！

终于谈到那幅画了！威廉小跑着把它取来，放在尼斯特手里。

“尼斯特，请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你眼中的这幅画，一会儿我会告诉你原因的！”

“我看到了一座月光下的英国乡村房屋。”

“月光？你敢确定？”

“当然。月亮并不很圆，如果你问原因，那是因为天空中有云遮着它。”

“说下去！刚开始我没有看到。”

“这座房屋有三排窗户，每排有五扇。最下面一排的中间是一扇门，不是窗户。就这些。”

“人影儿呢？”威廉饶有兴趣地问。

“没有人影儿。”

“什么？草坪里没有人影儿？”

“什么也没有。”

“你敢肯定？”

“当然。不过，有别的情况。”

“什么？快说！”

“第一层楼的其中一扇窗户，在门的左边，是开着



的。”

“是真的吗？天哪！他肯定是进屋去了！”威廉太激动了，他跑到尼斯特面前，一把抢过那幅画，仔细看起来。

千真万确。没有人影儿，窗户开着。威廉愣了一会儿，跑到书桌旁写了一通，随后递给尼斯特两张纸。一张纸上写的是刚才尼斯特对那幅画的描述，威廉要尼斯特在那上面签个名。另一张是威廉昨天晚上记录的关于那幅画的描绘，他要尼斯特读一读。

“这是干什么？”尼斯特问。

“具体地说，我要办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首先要去找戈伍德，他是昨晚最后一个看到这幅画的人，我要让他证实一下他看到的内容；另外，马上给这幅画拍张照；最后，我要查出这个房屋所在的地区。”

“我负责拍照。看起来我们好像在查某个地方的一个惨案。问题是惨案已经发生了，还是将要发生？是的，一定要弄清这个地方在哪儿。”尼斯特对威廉的计划表示支持。他又看了看那幅画，说：“我想你是对的，那个人进去了。如果我们没搞错的话，有鬼怪将要到楼上的房里去。”

“那么，咱们这么办吧，我拿着这幅画去找老格林，很有可能他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他干财务工作多年，我们在苏色斯和埃色斯都有业务，他必定经常去这两个地方。我想他会了解一些情况。”



“极有可能。先让我给它拍张照片。但是，我突然想起来，格林今天不会在学校，他昨晚就不在。我听说他礼拜天南下了。”

“没错。我知道他要去布尔顿。你先给它拍照，然后我去找戈伍德。我走后，你负责看护画，我现在觉得它不仅值四十二先令了。”

没多久，威廉就和戈伍德一块儿回来了。戈伍德说，他看到的那个人影在画的边缘，离草坪还有段距离。并且，那人的后背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也可能不是个十字架。戈伍德在他的陈述词下面也签了名。这时，尼斯特也拍好了照片。

“接下来怎么办？坐下来守着它？”尼斯特笑着问。

“当然不。不过，我很想看看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你知道从昨晚到今天上午的变化有多大。既然现在那人进了屋，肯定还会有事发生。不过我想白天不会发生多大变化的。今天下午我们可以出去转转，等到傍晚时，咱们再一块儿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威廉这样提议。另外两人也赞成。三人在一块儿，这件事就不会泄露出去了。

大约五点，三个人一块儿回来了。刚踏上楼梯，他们便吃惊地发现，房门竟然开着。威廉马上想起钟点清洁工罗伯特会在这时候来干活。然而进门后，他们又吃了一惊，画依然斜靠着一堆书摆在桌子上，但钟点工正坐在它对面的椅子上，惊恐地盯着它。怎么回事？罗伯特一



向举止谨慎，现在竟坐在了主人的椅子上！罗伯特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礼，马上费力地站起来说：“请您原谅，先生！”

“没什么。”威廉说，“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

“先生，不是我有意和您作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把画放在我女儿能看见的地方。”

“是吗？为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她看一本书时，里面的图画还没这个可怕，就吓得夜里一直做噩梦。如果她看到这幅画里的疯子抱着个瘦小孩，不知道会吓成什么样子呢！虽然您这里没有孩子，画也不要放在太显眼的地方，不论谁突然看到它，都会害怕的……”

罗伯特一走，三个人马上围了上去。依旧有房屋、半个月亮和缭绕在它旁边的云。但打开的那扇窗户已经关上，那个人影儿又一次出现在草坪上。但这次他不是趴着，而是迈着大步朝外面走去。月亮在他身后，黑衣服遮着他的脸。但让三人高兴的是，可以看清他圆圆的额头和散乱的头发。他低着头，怀里抱着一个东西，模模糊糊可以看出是一个孩子，死活很难说。根据腿来看，那孩子非常瘦。

三个人从五点到七点轮流观察那幅画。但它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决定把画放好，去一趟学校，等待它的进一步变化。



当三个人回来时，画面上的人影儿已不见了，只有月光下的房屋。他们无事可做，便坐下来翻看地名索引表和相关的书。大约在十一点半，威廉从《埃色斯指南》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安宁格雷。那里的教堂是日耳曼时期的建筑。里面有福兰克斯家族的坟墓。福兰克斯家族的别墅安宁格雷庄园紧挨着教堂，大约占地八十英亩。这个家族现在已不存在，最后一个继承人于一八一二年神秘地失踪，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孩子的父亲阿瑟·福兰克斯是当地一个极有天赋的金属版画制作者。儿子失踪后，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并于他儿子失踪整三周年的日子里死去。身旁放着他雕刻的安宁格雷庄园，工艺很精致。”

书里的这些内容听起来和眼前这幅画有些关系的确，刚返回来的格林先生认出它就是安宁格雷庄园。

“画上的人影儿是怎么回事？”威廉问道。

“我也不大清楚。据说是这样的：老福兰克斯对到他庄园里偷猎的人很残酷，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除去了。那时的乡绅可以为所欲为。只有一个人，老福兰克斯没有机会动他，他叫高迪，是一个破败大家族的最后一个人。”

“和《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情节有些相像。”威廉插话说。

“或许是。我没读过那本书。高迪一看到祖先的坟墓